

魯拜集

莪默·伽亚谟著



鲁 拜 集

莪默·伽亚谟著

郭沫若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八年·北京

书 拜 集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 数 25,000 开 本 787×940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$3\frac{3}{4}$

1958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8 年 5 月 北 京 第 3 次 印 刷

书 号 10019·1047

定 价 0.29 元

小 引

波斯詩人莪默·伽亚謨 (Omar Khayyám), 他的生日, 迄今沒有人知道, 大概是生在十一世紀的后半。有人說他死在一一二三年, 但是也不大的确。他的故乡是在可拉商州 (Khorassán) 的納霞堡 (Naishápúr)。可拉商州在波斯的极东, 为亚細亚大陆所拥抱。气候温和, 土地丰美, 适于农业。棉花的栽培最盛。棉織物、絹、呢等类自古馳名。更产突厥玉和其他諸种宝石。納霞堡是州的首府, 位于州之北部, 在莪默当时, 是波斯文化的中心地点。

莪默的姓, 伽亚謨 (Khayyám), 意思是“天幕制造者” (Tentmaker)。有人以为莪默必然是靠着制造天幕过活的, 所以用“天幕制造者”为詩人的雅号, 考威尔教授 (Professor Cowell) 和費慈吉拉德 (Edward Fitzgerald) 便主張这一說。这

种雅号通行于波斯詩人之間，如阿塔爾（Attár）意为“葯材师”，阿塞尔（Assár）意为“榨油者”之类。有人說恐怕是他的父亲的职业。又有人說，詩人幼年所住的学校有点貴冑的性質，制造天幕的人或其子弟沒有入学的希望，阿拉伯族中有伽亚謨族，以制造天幕为业，莪默的祖先恐怕是从阿拉伯迁入波斯的。

詩人幼年所住的学校便在納霞堡。据他的学友尼訛牟（Nizám al Mulk）的記錄，当时有一位最大的哲人野芒（Imám Mowaffak）在納霞堡教书。那就是他們的老师。尼訛牟的父亲遣尼訛牟来就学，尼訛牟在这里遇着两个意气相投的朋友，一个是奔沙伯（Ben Sabbáh），一个就是莪默·伽亚謨。尼訛牟是图司（Tús）的人，奔沙伯是阿里（Ali）的人，莪默是納霞堡的本地人。他們讀的是“可兰經”，研究的是古代傳說。有一天他們三人相聚，霍山（Hasan，即奔沙伯）向尼訛牟和莪默說道：“世間一般的信仰，都說野芒先生的弟子会得到幸福（当时的信仰，凡讀“可兰經”及古代傳說的人都能够得到幸福，如我国以前讀五經三

傳之类)，但是我們假使不能都得到幸福的时候，我們會怎样来互相帮助？”尼訛牟和我默答道：“隨便怎样都好。”霍山便說：“那末我們大家應該发誓：无论幸福落与誰人，都应得均分，不能专享。”尼訛牟和我默都同意了。后来尼訛牟做了官，竟做到当时的教王阿尔士朗(Alp Arslán)的宰相。

尼訛牟做了宰相之后，他的两个旧友来訪他。尼訛牟請于教王，給了霍山的官职。霍山嫌升进太迟，他把官职丢了。后来竟成了专好杀人的一种宗派——依时美良派(Ismailians)的首領。他在一〇九〇年占据了里海南岸山国中的阿拉牟提城(Alamút)，十字軍时有名的“山中老人”就是霍山。尼訛牟后来也是被他刺杀了的。詩人阿塔尔叙尼訛牟将死时說道：“啊，大神哟！我在风的手中去了。”——这正和我默詩“来如流水，逝如风”句(見第二十八首)相类。

我默去訪問尼訛牟宰相的时候，他不要官职，只向他說道：“你能給我最大的賜与，便是在你的福庇之下，使我得到一个清淨的地点安居，我要开展科学的利益，并祝你福寿康宁。”宰相便从納

霞堡的財庫中每年贈他一千二百密 (Mithkál) 的年金。

莪默住在納霞堡一直到死，一生之中忙于各種知識的探求，在天文學方面的知識更特別豐富，是當時的權威。在馬利克夏 (Malik Shah) 教王時，他得過大量的賞賜。改正蔣牟西舊曆的時候，他是委員八個學者中的一人。改正后的新曆名叫雅拉里曆 (Jaláli)，從一〇七九年三月十五日起施行。據英國史學大家吉朋 (Gibbon) 的批評：“時刻的推算比鳩良曆 (Julian Calendar) 精確，和格利果良曆 (Gregorian Style) 相近。”他又做了些天文圖譜，做了部阿拉伯文的代數。

詩人的生活，我們所能知道的，就只有這一點。關於他的臨終另外有種傳說，是從他的弟子撒馬爾干的寬雅 (Khwájah Nizámi of Samarcand) 傳出來的。寬雅說：“我常常和我的先生莪默·伽亞謨在一個花園中談話；有一天他對我說，‘我的墳墓所在的地方，北風會吹薔薇花來復罩。’他所說的話，我覺得奇怪，但是我知道他的話不是沒有意思的。幾年之後，我偶爾去訪問納霞堡，我

走到他长眠的地方，啊，奇怪！那恰在一座花园之外，果木带着果实把它们的树枝从园墙伸出；花片飞在墓上，墓碑是埋在花里。”——这种美化了的传说，恰合于诗人的永眠；正如李太白之死，人以为捉月骑鲸而去；印度诗人伽毗死后，尸化为白莲（见泰戈尔用英文译出的“伽毗的诗一百首”的序传）。但从这个传说我们可以知道莪默有他的弟子。有人说他也在纳霞堡教过书。他是死在尼訖牟之后。（以上的叙述大抵取材于费慈吉拉德的“波斯的天文学家兼诗人莪默·伽亚谟”）

莪默的诗，在他本国却不大出名。他的“鲁拜集”（Rubáiyát，四行诗集），据费慈吉拉德所说，原文有四五种，各种所含首数也各有不同，少的百五十八首，多的五百一十六首。费慈吉拉德开始把它译成英文。费慈吉拉德以一八〇九年生于英国塞福克州（Suffolk）的布瑞费尔德（Bredfield）。父姓本是蒲舍尔（Purcell），父死后，改依母姓。萨克雷（Thackeray）、托姆孙（W. H. Thompson）、丁尼孙（Tennyson）等是他生平的好朋友。他爱花，爱音乐，爱舟游。使他永垂不朽，和莪默·

伽亚謨之名相联如双子星座的，便是他的“魯拜集”的英譯。他死于一八八三年。

費慈吉拉德“魯拜集”的英譯，是一八五七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。第一版只是一种薄薄的小册子，沒有記名。出版者倫敦卡里奇(Quaritch)书店把它丢进四辨士均一的书攤格子里，甚至减价到一辨士，也沒有人要。一八六〇年罗舍蒂(D. G. Rossetti)首先发見了这部譯詩的好处；接着斯文邦(Swinburne)、何通爵士(Lord Houghton)也极力称赞，一直到一八六八年又才出了第二版。其后七二年、七八年，出了三版、四版。第一版只有七十五首，第二版最多，有一百一十首，第三、四版一百零一首，次第和語句都有些不同。我这里所譯的是他的第四版。第一版我在亨利·紐波特(Henry Newbolt)所选的“英国詩文鈔”里看見过，第二版我看見過竹友藻风的日文譯本，只有第三版我还不曾看見过。

“魯拜集”(Rubáiyat)的原名本是魯拜(Rubai)的复数。魯拜这种詩形，一首四行，第一第二第四行押韵，第三行大抵不押韵，和我国的絕詩相

类似。“鲁拜集”的英译，在费慈吉拉德之后，还有文费尔德(E. H. Whinfield)、朵耳(N. H. Dole)、培恩(J. Payne)等人的译本，对于原文较为忠实，但作为诗来说，远远不及费慈吉拉德的译文。原文我不懂，我还读过荒川茂的日文译品（见一九二〇年十月号的“中央公论”），说是直接从波斯文译出的，共有一百五十八首。我把它同费慈吉拉德的英译本比较，它们的内容几乎完全不同。但是那诗中所流贯的情绪，大体上是一致的。翻译的功夫，做到了费慈吉拉德的程度，真算得和创作无异了。

我的译文又是英文的重译，有好几首也译得相当满意。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，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。

郭沫若

魯 拜 集

1

醒呀！太阳驱散了群星，
暗夜从空中逃遁，
灿烂的金箭，
射中了苏丹的高瓴。



朝昧的幻影破猶未曾，
茅店內似有人的呼聲，
“寺院都已掃淨了內堂，
托鉢人何猶門外打盹？”



3

四野正在鷄鳴，
人們在茅店之前叩問——
“開門罷！我們只得羈留片時，
一朝去后，怕就不再回程。”



4

新春苏活着旧时的希望，
使沉思的灵魂告了退藏，
退到那树枝上露出“摩西的白手”，
耶稣从地底叹息的地方。



夷朗牟的花園已和薔薇消亡，
蔣牟西的七環杯誰也不知去向；
但有瑪瑙般紅仍從葡萄破綻，
水畔的花圃處處都是落英。

